

意林  
轻文库



私人定制  
少女馆

私人定制少女馆

# 琅环馆：浮生十二愿（上）

莲沐初光 著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意林  
轻文库



私人定制  
少女馆  
003

# 私人定制少女馆 琅环馆：浮生十二愿（上）

莲沐初光 著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长春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琅环馆：浮生十二愿·上 / 莲沐初光著. -- 长春：吉林摄影出版社，2017.9

(意林·轻文库·私人定制少女馆系列；003号)

ISBN 978-7-5498-3321-4

I. ①琅… II. ①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5948号

**琅环馆：浮生十二愿（上）**

**LANGGAN GUAN FUSHENG SHI'ER YUAN (SHANG)**

---

著 者	莲沐初光
出 版 人	孙洪军
总 策 划	安 雅 张 星
责任编辑	施 岚 胡晓路
图书统筹	凉小葵
特约编辑	杨 宁
绘 图	公羊子
书籍装帧	胡静梅
美术编辑	赵艳红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字 数	400千字
印 张	14
版 次	2017年9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---

出 版	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	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：130062
电 话	总编办：0431-86012616 发行科：0431-86012602
网 址	www.jlsycbs.net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---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3321-4

定价：25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，电话：010-51908584



公元787年，唐封疆大吏马总集诸子精华，编著成《意林》一书6卷，流传至今  
意林：始于公元787年，距今1200余年


# 意林<sup>®</sup>轻文库

青春最美，梦想出发

中国式好看轻小说优鲜品牌



目录  
CONTENTS



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	楔子
治世之愿	长生之愿	瑶草之愿	火兽之愿	番外·蝶姬	东君之愿	坦诚之愿	.....
189	153	121	085	063	027	003	001



# 楔子

月华微凉，将大地照得一片雪亮。

巷子口的一间铺子，木门紧闭，铜铃破败，可是那招牌上的“琅玕画馆”四个字却还遒劲有力，仿佛不曾受过岁月的摧残。

“咻咻咻——”院里，无数幅画卷在空中飞来飞去，像一双双挣扎的手，透着不安。

江湖传闻，在这座城的某个角落，存放着无数幅画卷。每一幅画卷都是一个牢笼，锁着一只妖族，或者灵兽。

这些被禁锢的妖族、灵兽也渴望自由。它们以最纯洁的晨露、最纯净的善念、最灵动的思绪为食物，而人世间已经没有这种食物。所以，它们不得不住进一幅幅画卷，封存起自己的身体和能力，好让消耗降到最低。

以此，来苟延残喘。

不过，它们也会用自己的能力来满足主人的一个愿望，哪怕这愿望再稀奇古怪，再惊世骇俗，它们也能做到。

房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一名身穿竹色长袍的少年走了出来。他面目肃然，双眸冷冷地望着那些画卷。

“都给我停下！”少年低声喝了一声，“琅玕画馆还在，你们怎么就已经慌了神了？”

画卷们纷纷停下，静静地浮在半空。许久，一声啜泣幽幽传来。

“麒麟，馆主已经去世，没有人再守护我们了。”其中一幅画卷飞身上前，“我们难道就要慢慢饿死了吗？”

闻言，少年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哀伤。就在刚才，馆主拉着他的手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

馆主已经守护这家画馆五十年了。最开始接手画馆的时候，他也和少年一样，是一个朝气蓬勃、面目俊秀的年轻人。可是时光如梭，织起了他的皱纹；岁月如山，压弯了他的脊梁。

他死了。

“不会的，”少年轻轻抚摸那幅画卷，“馆主已经告诉我，新任馆主的下落，也



私人定制少女馆

琅玕馆：浮生十二愿 (1)

就是他的儿子。”

画卷还是担忧：“可是，馆主的儿子如果不信你呢？”

“他会信的。”少年轻笑，“历代馆主，只有琅玕馆这一个去处。哪怕他有富贵命、权贵身，也最终会回到这里，这就是他们的宿命。”

富贵如云烟，权贵似风雨。

云烟易散，风雨会消。琅玕馆主，注定守不得富贵，傍不了权势。



## 第一章

### 坦诚之愿

#### 第一愿

我有一愿，愿天下人都能坦诚待我。







雨后的青石板路，有些滑。

云念薇打着油纸伞，小心翼翼地往胡同口走去。头顶传来一声喜鹊的啁啾声，她循声望去，伞下露出一张清秀可人的脸。

她长得那样好看，领口扣着一颗葫芦扣，扣眼是一颗碧绿珠。身穿一件夕颜花的旗袍，显得她整个人亭亭玉立。

雨水滴落在她手里的两只红绸礼盒上。云念薇赶紧小心翼翼地将礼盒抱在怀里。她向那喜鹊笑了笑：“今天不能喂你了，这点心是要送人的。”

油纸伞抬起又落下。

伞下，云念薇的脸上已经飞起两抹红晕，她喃喃自语：“是很重要、很重要的人。”

她今天要去见的，是林家少爷。



今天是林军长的五十大寿，林公馆里张灯结彩，齐聚各界名流。小洋楼的客厅里衣香鬓影，笑语琳琅。

林居意端着一杯葡萄酒，专门往脂粉堆里钻，见了漂亮女子就逢迎夸赞：“娜娜小姐，你头上的钻石发卡真漂亮。”

娜娜小姐是新晋的电影明星，林家给她签约的电影公司投了一大笔钱。不过，娜娜并不高兴，撅起嘴巴说：“林公子，您贵人多忘事，这钻石发卡是您买了送给我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林居意语气无谓，“我就说嘛，谁眼光这么精准，一举选得如此精美绝伦的饰物。”

娜娜翻了个白眼：“林公子，你对人家一点儿都不上心。”

林居意也只是笑了一笑。他喜欢送美人礼物，但是送了什么、说过什么，从来都不放在心上。

曾有人说过，他是嘴巴抹了蜜，猪油蒙了心，表面上看他潇洒公子哥，可是从

来没对谁动过真心。

云念薇被侍应生领进大厅，一眼就看到林居意左右逢源的架势。她皱起秀气的长眉，眼神一扫温柔，变得犀利起来。

“你是……云念薇？”林居意愕然地望向云念薇。在他印象里，云念薇一直都是蓝衣黑裙，很少穿得这样有名门淑女的派头。

云念薇走到他面前，将两盒点心提了上来：“我来送寿礼。”她补充道，“有一份是送给你的，毕竟送礼送双份。”

“谢谢。”林居意将点心盒接过来。

一旁的娜娜小姐“扑哧”笑了出来：“我说小妹妹，你送的是寿礼，自然是都要给老爷子的。哪有一份给老爷，一份给少爷的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小少爷过寿呢！这可不好。”

云念薇不悦，瞪了娜娜小姐一眼：“我和林居意是同学，送点心给他，不可以吗？”

娜娜小姐以扇遮面，笑道：“可以是可以，只是林家是大户，规矩多，你送礼也要遵守人家规矩嘛，别把小门小户的风气带进来。”

她是典型的见人下菜碟，对权贵长袖善舞，对云念薇则是不留情面。云念薇有些恼，表面上却不露痕迹，只微笑着说：“有句话说，进门是客。林公子都没嫌弃我是小门小户，娜娜小姐一个外人倒是替主人嫌弃上了。我是忘了规矩，但是娜娜小姐你可是懂规矩，坏了规矩啊。娜娜小姐，林家是大户，你可别把外头有些戏子见风使舵、看人分三六九等的风气给带进来哟。”

“你！”娜娜被怼得直瞪眼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娜娜小姐一副林家主人的语气，让林居意也有些反感。但他不会和任何人翻脸，尤其是美人。所以林居意也只是息事宁人地说：“云念薇，我带你去后院逛逛吧，那边也有蛋糕和葡萄酒。”

说着，他随手将点心递给身旁的侍应生。

林居意拉着云念薇走到后院。云念薇这才发现所有的女宾都穿着西洋舶来的裙子。她穿着旗袍，反而显得不伦不类。

“云念薇，你先自己待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林居意将她领到一处长桌。桌上放着蛋糕和美酒。

“林居意，你干吗拉我来这里？我要她跟我道歉！”云念薇气呼呼地就往大厅里冲。



林居意一把将她拉住：“娜娜有小性子，闹起来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今天是我爹的五十大寿，还是要以和为贵。”

“她都那样说了，你还纵容她？她不仅是针对我，伤的也是林家的体面。”云念薇的目光透过玻璃，厌恶地望着娜娜。在班上，很少有人喜欢浮夸的明星娜娜。

“她就那样，你多包容。”林居意随口说了一句，就往大厅里走。

云念薇追上去，一把抓住林居意：“林居意，为什么你的宽容和温柔都给了别人，对我就这样苛刻？”

林居意微微一笑：“你误会了，我对你没有偏见。我的宽容和温柔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，但从不多给谁一分。”

说完，他扯回自己的衣袖，转身就往大厅里走。云念薇想要追上去，忽然感到有些不对劲，她低头一看，瞳孔立即收紧！

自己的右手臂上，忽然出现了星星点点的鳞粉。云念薇知道这代表着什么，顿时慌了神，转身向庭院的阴影处跑去。

庭院里歌舞升平，曼歌柔丽。

林居意只身穿过这片声色犬马，没有带走半点儿浮华。可当他的手触碰到冰凉的门把手时，还是犹豫了。

云念薇可怜兮兮的眼神浮现在脑海里，让他有些心软了。

他这样纵容娜娜，无视云念薇的委屈，好像太过分了。

他回过头，却发现身后的云念薇已经不见了。奇怪的是，他手臂上留下了一道闪着彩光的鳞粉，就像是蝴蝶翅膀上的粉末。

“你见到刚才那个和我一起的女孩子了吗？”林居意问经过的侍应生。

侍应生摇头。

女宾们依然在欢声笑语地闲聊着，没人留意到有一个女孩子消失了。

林居意正想进入大厅找找，忽然听到一个清冷的声音：“林公子！”

他循声望去，看到一名少年站在露台的圆拱门中央。少年身穿青色长衫，脖子上挂着一串黑皮绳项链，链坠是一块黄铜兽头。他和林居意差不多年龄，面色冷肃，脑后一束长发垂腰，眉间眼梢俊得有些女气，平添了一股妖异之感。

奇怪的是，在场的人却没有人看那少年一眼，仿佛他是隐形人。

“林公子。”少年向林居意招手。

那时候，林居意还不知道，他的人生从这个节点开始天翻地覆。他只是皱着眉

头，打量少年的落拓长衫，心里想的是——这样和酒会格格不入的普通装扮，门童应该不会放进来才是。

他快步走过去：“你喊我？”

“我叫翎七。”少年说，“是琅玕画馆的管家。画馆位于城东东巷，馆内收藏着上千幅画卷。”

林居意“哦”了一声：“卖画都卖到林公馆了，厉害。不过今天你也看到了，是林家寿宴，不方便接待你……”

“我不是来卖画的，我是来告诉林公子，你必须要继承琅玕画馆。继承之后，你就是我的主人了。”

林居意吃惊，立即判定少年一定是个疯子。他是赫赫有名的贵公子，去继承个什么劳什子画馆？

“恐怕你不能如愿了，请回吧。”林居意无意多谈，扭头就走。

少年在他身后朗声喊道：“林公子，如果你不肯继承画馆，不出七日，你就会有血光之灾！”

血光之灾？

林居意回头，哑然失笑：“这位小兄弟，你要骗人也编造点儿像样的……”

“你知道灵兽预言鸟吧？这是它亲口所说。”

林居意觉得对方越说越离谱，怒极反笑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知道，林军长的大公子，学生，您的父亲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过，您毕业后会接任他的职位，可谓前途无量。”

林居意的父亲军功赫赫，外界都传，林父已经选定林居意做自己的接班人。

“那你还在这里胡说八道，说我有血光之灾？整个江北，谁敢动我？”林居意瞥了一眼不远处的警卫员。

“我可以解释。”

“骗子的这套说辞我早听腻了。要不我来帮你说吧。”林居意清了清嗓子，“你是不是想说，有人要暗杀我，要我答应你点儿什么条件才能解决，对吧？”

“对。”

林居意伸出一根手指，放在嘴唇上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：“看你长得和我一样好看，今天就放你一马。但，只有一次。”

翎七面无表情，将手中的盒子递给林居意：“不管你信不信，你的生活都只是假



象，很快就要被颠覆。言尽于此，后会有期。”

说完，翎七转身就要离开。

林居意顺势抓住翎七，微微生出些薄怒：“我说过只放过你一次！你居然还敢继续诓骗！”

“你抓不住我的。”翎七目光淡漠地看他一眼。

林居意忽然手心一空，翎七的手臂转眼就摆脱了他的钳制。接着，他快步走到露台上，纵身跳下栏杆。

夜风习习，吹得林居意的头脑清醒了许多。他慌忙往一楼望去，只见楼下庭院幽静，曲水潺潺，根本没有翎七的身影。

翎七就像一场梦，神秘降临，悄然离去。

只有那只精美的盒子，提醒林居意刚才的一切都不是梦。

“刚才站在这里的少年是谁？谁放他进来的？”林居意抓住一名经过的侍应生问。

侍应生一头雾水：“少爷，刚才这里就你一个人啊？”

就他一个人？

林居意的后背升起了一股寒意。

他低头仔细观察手中的盒子。盒子是长条形，包装精美，上面绘制着锦绣云纹，便笺上面写着四个字：琅玕画馆。

“少爷，你要去休息一下吗？”侍应生发觉他的脸色不对劲。

林居意没回答，只是摆摆手，让侍应生离开。他想起翎七刚才说过的话，嘲讽地一笑：“呵呵，胡说，这些全都是假的？”

此时，酒会已经进行到了高潮，每个人都在举杯畅谈，没人发现这边的异样。娜娜小姐在钢琴的伴奏下开始高歌，女佣将玫瑰花瓣撒在她的身上。父亲和母亲在人群中言笑晏晏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林居意曾经认为，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。

父亲是高官，在整个江北区可谓德高望重。母亲也出身豪门，举止优雅，谈吐得当。在这样优渥环境中长大的林居意，自然称得上是天之骄子了。

他长得俊雅非凡，皮相白净斯文，却不同于弟弟林云崖的孱弱，颀长挺拔的身姿活跃在马场，俘获了众多千金小姐的闺心。

所谓盛世，也不过如此。

怎么可能是假的？

林居意快步上了三楼的房间，将房门关紧。他将盒子打开，发现里面有一卷画轴。

“故弄玄虚。”林居意不以为然地打开卷轴，那纸上画着一只浑身长满鳞片的兔子。

诡异的是，这幅画少了一笔，兔子的眼睛是空白的。

“这个打秋风的也太不敬业了！既然要送礼，为什么要送一幅少了一笔的画呢？”林居意将画卷在桌上铺展而开，随手拈起笔架上的一支画笔，蘸取桃红色，绘成春花耀枝头。

林居意的画功可是一绝，所以他很自信地在兔子的眼睛上添上一笔。不是他自夸，这一笔添下来，那兔子栩栩如生，简直要从画中跳出来。

他放下画笔，得意地笑了。

“送礼的人很差劲，但这画真不错。送给谁好呢？”林居意摸着下巴寻思着，“要不送给云念薇吧，她是属兔的。”

“我是专属于你的讹兽，你不能将我送人。”有个声音瓮声瓮气地说。

林居意愕然，顿时浑身冰凉。

这是他的卧室，没有钥匙谁都不能进来。究竟是谁？

林居意快速掏出抽屉里的枪，对准房间深处：“谁？”

“是我。”那个声音又道。

“给我出来！别装神弄鬼！”林居意紧张万分，快速退到门口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那幅画卷上升起一股白烟，接着一只兔子出现在烟里。那兔子的两只眼睛如同红玉，正目光灼灼地看着他。更骇人的是，兔子浑身长满鳞片。

这分明是画卷里的兔子！

“你……你是什么怪物？”林居意的手不停地发抖，怎么都无法扣下扳机。

兔子回答：“我是讹兽。因为你为我添上最后一笔，是点睛之人，我因你而活，所以你现在是我的主人了。”

“讹兽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讹，就是撒谎。我是掌管谎言的灵兽，谁都不能对我撒谎。主人，只要你取下我的一块鳞片泡在水里，饮下这杯水的人就会对你说实话。”兔子回答。

林居意觉得太滑稽了，他使劲拍了拍脸颊，疼痛感立即传来。

不是做梦！





他真的拥有了一只讹兽。

就在林居意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兔子驾着白烟，慢慢朝他飞过来。林居意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别过来！”

兔子立即停在半空中。

“我不管这是什么妖术，总之，我要你——消失！”林居意咬牙，向兔子扣下扳机。

预料之中的枪声并没有传来，在开枪的瞬间，那柄勃朗宁手枪就化作一缕烟，消散在空气里。而讹兽，也随着白烟消失了。

林居意下意识地伸开手，惊讶地发现手心里有三块鳞片。那些鳞片上有彩色弧光，看上去华美至极。

他打了个冷战，将那块鳞片扔到桌子上，抓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：“喂，警卫室吗？快上三楼！”

警卫员赶到的时候，林居意已经将翎七和讹兽的模样画了出来。他将画纸扔给警卫员：“给我全城通缉，务必要给我找到这个人，还有这只怪物！”

“少爷，这不是兔子吗……”警卫员面面相觑。

“不是兔子，是讹兽！”林居意忽然想起了什么，“对，你们先去给我搜东巷里的琅玕画馆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记住，不要惊动老爷和夫人。”林居意放软了语气。他不想在父亲大寿的喜庆日子里添乱，让母亲也跟着担心。

警卫员向他敬礼，然后训练有素地离开。不到一个时辰，全城的大街小巷里就贴满了翎七和讹兽的画像。然而，随即也传来了一个坏消息。

那就是，琅玕画馆根本就不存在。

所谓的东巷是存在的，但是位置偏僻，里面的四合院大多数都没人居住。历经沧桑的青石路上长满了整齐的青苔，上面只有警卫员的脚印，说明这附近鲜有人烟。



得知消息后，林居意就病倒了。

这风寒之症来势汹汹，让他在床上足足躺了三四日，课业也落下了。林母守在病

床前抹眼泪：“上天保佑，只要能让我阿意好起来，我甘愿减寿十年。”

“妈，快别说了，我可当不起。”林居意心头一暖，忙制止林母继续说下去。旁边站着的林云崖不高兴了：“妈就是偏心哥，上个月我也病了，妈就没这样对我。”

林云崖是林居意的弟弟，比林居意小了两岁。因为身体孱弱，林云崖的肤色明显白皙了很多。他很高，但也瘦，头发微卷，眼神中偶尔会闪过一丝冷厉的光芒。

林母笑着揽过他的肩头：“你那是嘴上生疮，抹两天药水就好了。你大哥可足足躺了几日呢。”

林云崖冷冷地扭过目光，心里有些嫉妒。

因为身体的原因，他并没有上很久学。林父早早地帮他在机关里谋了个职位，平日里学习破解情报的各类知识。

论学识和地位，林云崖都比不过林居意。

林居意也觉得歉疚，讨好地向林母和林云崖分别递过去一只橘子。林云崖接了过去，哧哧冷笑：“讨好女孩子的手段，也用到我们身上了。”

林居意有些无奈地笑了笑。

话音刚落，外面的警卫员就推门进来：“大少爷，您的女同学云念薇来看望您了！”

林母笑着点了点他的额头：“云崖，咱们走，留他们两个说话。”说着，林母和林云崖起身往门外走去。

林居意尴尬之余，也有些惊喜。

自从云念薇那天莫名其妙不见了，他就一直在心里惦记这件事。

毕竟云念薇是他的崇拜者之一，林居意不愿意辜负任何一位红粉佳人，很怕云念薇真的生自己的气。

云念薇曾经给林居意递过小纸条，上面只有一句诗：如有天孙锦，愿为君铺地。

林居意被诗句的意境感动了，他后来才知道，这是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作，后面还有两句：家贫锦难求，唯有以梦替。

他打听了一下，得知云念薇家里开了个染坊，祖上曾给朝廷献过贡品，最近几年生意凋敝，家道就败落了。那句“家贫锦难求”，很可能就是云念薇对自己的写照。

林居意对此深表同情，所以送给云念薇一张银行支票，上面的数字令人咋舌。

不料，云念薇找到他，当场将支票撕得粉碎，嚣张地扔到林居意脸上。她说：“林居意，别瞧不起人，你以为谁都可以用钱来侮辱的吗？”



林居意被弄得莫名其妙，问：“你给我写那句诗，不就是说喜欢我吗？那我用钱来回应你，有什么不可以？”

他不懂。喜欢钱的漂亮女生那么多，为什么云念薇和她们不一样？

云念薇面红耳赤，拼尽全身力气大喊：“我才不喜欢你！林大公子，我看到你就恶心！”

这件事给林居意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，所以父亲寿宴那天，他看到云念薇出现，心里其实是很欣喜的。现在云念薇又主动来探望他，这表示她已经原谅他了吧？

林居意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云念薇已经进门来了。

她穿着蓝衣黑裙的学生装，两条辫子垂在肩头，很是清秀可人，只是她的脸色冷若冰霜，明显很不待见林居意。

她将手里的一篮子水果放到床头柜上：“这是同学们凑钱给你买的礼品，非要托我来交给你。”

说完，云念薇翻了个白眼，好像很讨厌这种差事。

林居意点头：“替我谢谢同学们。”

“另一件事，南方发生饥荒，学校里都在赈灾。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，请你响应号召，缴纳捐款！”云念薇一板一眼地说。

林居意有些失望，原来云念薇不是真心来探望他的。他从口袋里掏出十块大洋递过去：“这是我的捐款，还有其他事吗？”

云念薇瞪着他：“没有了！”

“我还以为你很关心我的病。”林居意往前探了探身子，语气暧昧地央求，“云同学，那天晚上我不该只顾着娜娜小姐的感受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？”

云念薇很强硬：“不可能。”

“你到底对我还有什么误解呢？”

“没误解，看到你就烦心。”

都说女人心，海底针，林居意真是摸不清楚云念薇的脾气了。他无意识地把手伸进病号服的口袋里，忽然摸到了几块硬邦邦的东西。

是讹兽的鳞片。

林居意想起了讹兽的话，只要将它的鳞片泡在水里给别人喝下，谁都不能撒谎。

“云同学，帮我洗个苹果，可以吗？”

云念薇不疑有他，拿起一个苹果走了出去。林居意忙倒了一杯水，掏出一块讹兽